

山东栖霞方言介词“着儿”的来源及相关问题*

刘翠香

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

提要 近代汉语“着(著)”可作介词,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是由表“附着”义的动词“着(著)”发展而来的,但也有学者认为,介词“着”有些是来源于“放置”义的动词“著”。山东栖霞方言至今仍保留着“着儿”作介词的用法,且来源于表“放置”义的动词“著”;在汉语发展的历史上,表示所处的介词“在”与“著(着)”的关系,是同义形式更替的关系。但栖霞方言的“待”和“着儿”同表所处,却不存在新旧更替的关系,“待”用于“非使然”的所处或所从,“着儿”用于“使然”的所处或所从,这种差异的“基因”,应来自动词“待”的“存在”义和动词“着”的“放置”义。

关键词 介词、“附着”义、“存在”义、“放置”义、更替、平行演变

一 引言

山东栖霞方言相当于普通话表处所/时间介词“在”“从”的介词有:“着儿”、“跟(儿)”和“待”,它们的意义和用法,拙文《山东栖霞方言中表示处所/时间的介词》已作过详细描述,此不再赘述。总的来说,“着儿/跟(儿)”和“待”均相当于普通话的“在”,但它们在使用上却存在着分工,“着儿/跟儿”含有“使然”的语法意义,而“待”含有“非使然”¹的语法意义。

近代汉语“着(著)”可作介词,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是由表“附着”义的动词“着(著)”发展而来的,但也有学者认为,介词“着”有些是来源于“放置”义的动词“著”。栖霞方言至今仍保留着“着儿”作介词的用法,且来源于表“放置”义的动词“著”;在汉语发展的历史上,表示所处的介词“在”与“著(着)”的关系,是同义形式更替的关系。但栖霞方言的“待”和“着儿”同表所处,却不存在新旧更替的关系,“待”用于“非使然”的所处或所从,“着儿”用于“使然”的所处或所从,这种差异的“基因”,应来自动词“待”的“存在”义和动词“着”的“放置”义。

本文主要立足于栖霞方言的语言事实,参照周边方言和汉语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讨论介词“着儿”的来源及“着儿”和“待”功能分工的原因²。

* 本文根据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《山东栖霞方言虚成分研究》(2005年6月)下篇第五章修改而成,并曾在汉语语法南粤论坛上宣读(广东韶关,2006年4月)。感谢导师施其生教授的悉心指导,感谢江蓝生、李如龙、唐钰明、麦耘、张双庆、张树铮、周国光等先生的指正。疏漏之处概由作者负责。

¹ “使然”与“非使然”的区别请参看施其生(1996、2006)及刘翠香(2004)。

² 我们认为“着儿”是栖霞固有的,而“跟(儿)”可能是后起的,或许与临近方言的影响有关(见刘翠香2004,

二 “着儿”的来源

2.1 栖霞方言的“着儿”

2.1.1 “着儿”的语法功能和分布

“着儿”作介词，语音上必须儿化，可表所处或所从，相当于普通话的“在”或“从”，但只用于表示“使然”的所处或所从，表示“非使然”的所处或所从要用“待”。而且，由“着儿”构成的介词结构只用于动词前，出现在动词后面时介词“着儿”须省略³，也就是说，“着儿”的分布只和普通话“在”和“从”部分相同。下面按意义分别举例。

a. 表所处

- (1) 他浑家着儿房儿顶上跑。(他们在房顶上跑。)
- (2) 两口子着儿大街上打仗。(两口子在大街上吵架。)
- (3) 老张着儿炕上躺儿一天。(老张在炕上躺了一天。)
- (4) 这个人真行，着儿桌□[•ə]上也能睡□[•ə]了。(这个人真行，在桌子上也能睡着。)

以上“着儿”表示所处的处所。表所处的时间如：

- (5) 这要是着儿再早，我肯定揍他。(这要是在从前，我肯定揍他。)
- (6) 这要是着儿老社会，你早就当儿爹了。(这要是在旧社会，你早就当爹了。)
- (7) 这要是着儿生产队也会儿，你早累死□[•ə]了。(这要是在生产队那会儿，你就累死了。)

b. 表所从

“着儿”只可以介引表处所的名词或名词性结构，不可以介引表时间的名词或名词性结构，例如：

- (8) 着儿公司回来嘞时候儿给我捎把菜。(从公司回来的时候儿给我买一把菜。)
- (9) 着儿这儿上书房顶多有两里地。(从这里到学校最多有两里地。)
- (10) 我害怕着儿飞机上往下看。(我害怕从飞机上往下看。)
- (11) 这个小宝宝能着儿凳□[•ə]上跳下来。(这个小宝宝能从凳子上跳下来。)

以上“着儿”引介来源起点。

- (12) 上你姥儿家儿着儿小道儿走近便。(去你姥姥家从小路走近。)
- (13) 飞机着儿楼顶上飞过去了。(飞机从楼顶上飞过去了。)
- (14) 车着儿高速上跑真爽快。(车从高速公路上跑真爽快。)
- (15) 着儿哪儿家去不行，非儿着儿墙头爬儿家去。(从哪里回家不行，非从墙头爬回家。)

以上“着儿”表示经由。

P126)，因此本文只探讨“着儿”和“待”功能分工的原因。

³ “着儿”也可以出现在连动式前一动词的宾语之后，但这种位置的“着儿 NL”也可以分析为在后一动词之前。(例见 22、23)

c. 表依据

(16) 着儿地图上看，这个疃儿挺大。(从地图上看，这个村子挺大。)

(17) 着儿工作上考虑，你还是去吧。(从工作上考虑，你还是去吧。)

2.1.2 “着儿”的来源

汉语的介词大多数是由动词虚化而来的，而且许多介词仍有同形的动词并存在同一个共时系统中(陈泽平、李如龙 2000)。栖霞方言的“存在”义动词“着儿”当与处所名词连用时，与介词同形，例如：

(18) 你今儿只准着儿家儿，不准出去。(你今天只准待在家里，不准出去。)

(19) 他就知道着儿学校，也不会出去走走。(他就知道待在学校，也不会出去走一走。)

近代汉语已出现了作介词的“着”，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是由表“附着”义的动词“着(著)”发展而来的。但也有学者如刘宁生(1984)⁴、马贝加(2002)和张赅(2002)认为，介词“着”有些是来源于“放置”义的动词“著”。

栖霞方言“着”作动词时是放、搁的意思。例如：

(20) 我往咖啡里面儿着儿点儿糖。(我往咖啡里面儿放了点糖。)

(21) 鱼里面着点儿辣椒，有点辣味儿才好吃。(鱼里面放点辣椒，有点辣味才好吃。)

在语法化过程中，一个形式的新功能产生以后，旧功能并不一定立即消失，新老功能往往同时并存相当长一段时间。栖霞方言的“着儿”当出现在连动式前一动词的宾语之后时，既可以理解成“放置”义动词，也可以理解成“处所”介词。例如：

(22) 拿块糖着儿嘴儿咂咂。(拿块糖放到嘴里咂咂/拿块糖在嘴里咂咂。)

(23) 菜着儿锅里炒炒。(菜放到锅里炒一炒/菜在锅里炒一炒。)

上述事实使我们相信：栖霞方言表处和所从的介词“着儿”应是由表“放置”义的动词“着”虚化而来的，但考察来源不能只看字形，而要把字音、句型、用法等诸因素综合加以考察(江蓝生 1994)。栖霞的“着”音“tsuo³¹⁴”，从读音看，应是广韵药韵张略切“着”，澄母字栖霞今读“ts”声母的字如坠[tsui⁴⁴]、篆[tsuan⁴⁴]、择[tsə⁴⁴]等，药韵字今栖霞读上声“uo”韵的如药[yo³¹⁴]、钥[yo³¹⁴]等。

动词“着”和介词“着儿”应是一脉相承的。作介词时“着”必须儿化的原因应在于：表处所的介词结构用在动词前，确指动作发生的处所或状态呈现的处所(范继淹 1982)，“着”具有“放置”义，“儿”为表动作行为完成或变化实现的动态助词(刘翠香 2004b)，具有“放置”义的动作行为只有完成或实现之后，才能使物体处于某处所，实现其“动作发生的处所或状态呈现的处所”之语法意义。这是由栖霞方言自身的语法系统的特点所决定的，栖霞方言动态助词“儿”的使用非常普遍，比普通话的使用范围广得多(刘翠香 2005)。

⁴ 引自刘丹青《东南方言的体貌标记》(1996)，刘文引文如下：持续体的“着”来源于“附着”和“放置”二义，“附着”义经结果补语虚化为持续体标记，“放置”义经介词用法省略介词宾语而虚化为持续体标记。

2.2 “着(著)”在周边方言的表现

据笔者的调查(刘翠香 2005: P68), 东莱片方言中现今不独栖霞方言中“着”既可作动词, 也可作处所介词, 蓬莱、龙口、威海和文登(高村镇)方言中也存在同样的语言事实, 但作介词时使用范围较窄, 只能与少量的表处所名词搭配。如:

(24) 你着儿床上睡吧, 我睡沙发。(你在床上睡吧, 我睡沙发。)

(25) 她想着儿咱家吃, 我不好意思叫她走。(她想在咱们家吃, 我不好意思叫她走。)

2.3 汉语史中的“著(着)”

介词“着”有些是来源于“放置”义的动词“著”, 这种演变汉语史上曾经发生过。据张赓(2002)的考证: 战国末期, “著”产生了“放置”义。例如:

(26) 若受我璧而假我道, 则是宝犹取之内府而藏之外府也, 马犹取之内厩而著之外厩也。
(韩非子742)

东汉时期《论衡》中的情况与《史记》中基本一样, 佛经中动词“著”的使用情况有了很大变化, 首先用例最多的是“放置”义的“著”, 有22例, “附著”义的“著”次之, 有18例。“放置”义的“著”的用例如:

(27) 当自归承事作礼供养, ……, 悉如天上所有香, 著油麻中。(道行般若经478)

(28) 著水中, 水便随作摩尼珠色。(道行般若经435)

魏晋南北朝时, “放置”义的“著”可位于连谓式后一动词的位置上, 前一动词可带有宾语, 也可不带宾语。例如:

(29) 於时世尊, 取地少土著於爪上。(贤愚经387)

(30) 衔干树枝并诸草木, 著鸟穴中。(杂宝藏经499)

在这种连谓式中, 如果前一动词本身就表示或明确含有“位于某处”、“移至某处”的意义时, “著”的意义便开始变虚、作为动词的作用开始减弱, 最终“著”只有引进动作场所的作用而没有实际的意义了。介词“著”就是这样在连谓式后一动词的位置上逐渐虚化演变而来的。例如:

(31) 以细软物, 停蛇著上。(杂宝藏经449)

近代汉语已出现了作介词用的“著(着)”, 有表所在、表经由两种意义, 在动词前的如:

a. 表所在:

(32) 女以己所生, 甚怜之, 著澡盆水中养。(续搜神记·长沙女, 《太》, 9·3462)

(33) 花不向沉香亭上看, 树不著唐昌宫里玩。(陈亮: 最高楼·咏梅, 全宋词, 2105)

(34) ……是有相者, 著街衢见端正之人, 便言前境修来。(庐山远公话, 《敦》, 183)

(35) 著路上小心呵, 且须在意。(西厢记诸宫调下, 35)

(例32-35均引自马贝加 2002: P49)

(36) 何故诱他妓女，著此坐为？(《中本起经》，大正藏，4/148c)

(37) 着相见时心坠落。(《维摩诘经讲经文》，变文，623)

(例36、37引自袁毓林 2004: P342)

b. 表经由：

(38) 饱吃更索钱，低头着门出。(王梵志《道人头兀雷》)(本例引自冯春田 2000: P400)

这类介词“着”在近代汉语里并没有得到发展，只是在汉语介词系统发展过程中，受相关语法形式影响而出现的暂时现象(冯春田 2000: P400)。

但是动词后的“著(着)”发展得比较充分。例如：

(39) 犹如花朵缠著金柱。(《佛本行经》卷二，《大藏经》卷四)

(40) 以绵缠女身，缚著马上。(《三国志·魏志·吕布传》裴注引《英雄记》，卷七)

(41) 角弓无主张，宝剑抛著地。(王梵志《撩乱失精神》)

(42) 此小儿三度到我树下偷桃，我捉得，系著织机脚下。(《前汉刘家太子传》，a162页)

栖霞方言的“着儿”与汉语史中的“著(着)”无论是作动词还是作介词，其意义和用法都完全吻合，这为我们论证“着儿”来源于“放置”义“著”的观点提供了佐证。但近代汉语动词“着”的“放置”义后来消失了，表所处的介词也由“在”所取代，栖霞等方言却还保留着这一演变过程的产物，令我们可以从活语言里看到以往的历史过程。

三 “着儿”与“待”功能分工的原因

在汉语发展的历史上，表示所处的介词“在”与“著(着)”的关系，是同义形式更替的关系。

根据张赅(2002)的考察，位于动词之后的介词“在”先秦时期已经出现，可引进动作的归结点和引进滞留的场所。例如：

(43) 王出在应门之内。(尚书·顾命)

(44) 著在燕之春秋。(墨子50)

(45) 君命大臣，始祸者死，载书在河。(左传·定公十三年)

(46) 衣服附在我身，我知而慎之。(左传·襄公十一年)

介词“著”在东汉佛经中就出现了，有4例：

(47) 菩萨欢喜，布发著地。(修行本起经462)

(48) 若大海中有故坏船不补治之，便推著水中，取财物置其中。(道行般若经451)

“动词+在+处所词语”虽然在先秦就已出现，但在六朝和六朝以后，它不如“动词+著+处所词语”格式更常用。俞光中(1987)主要考察了《世说新语》、《百喻经》和《法显传》三部作品，“动词+在+处所词语”有13例，“动词+著+处所词语”有23例。六朝以

后，“动词+在+处所词语”逐渐取代了“动词+著+处所词语”，直到《水浒传》，“动词+著+处所词语”已消失。现代汉语普通话已完全不见“动词+著+处所词语”格式，但方言中还有不少方言点保留着这种用法⁵。

近代汉语介词“在”取代“著”的成因，目前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：

俞光中(1987)：取代的有力条件除了所在框架相同及特定环境下的“在”“著”概念上的种属关系，还有书写时“在”比“著”简单，“在”与“著”处于句中弱读地位读音有可能相近。

孙锡信(1992)：这是因为介词“在”从运用于动词前发展为可运用于动词后，从表示静态发展为可表示动态，如“挂在墙上”可以表示“在墙上挂着”的静态，也可以表示“挂到墙上”的动态。

徐丹(1992)：这是由于“著”逐渐由表空间概念的实词虚化为表时间概念的虚词了。隋唐以后，“著(着)”表持续的功能得到长足发展并日趋成熟了；“V著”中的“著”由“附着”意义的空间词逐渐转化为表持续状态的时间词，这一重大变化使“V著”彻底让位于“V在”。“V在”逐渐取代了“V著”，使“V著”没有必要与“V在”共同承担同等语法功能。

袁毓林(2004)：如果这种词汇替换的解释行得通的话，那么“著”的语义负担比“在”重，也是“在”能取代“著”的有力条件。……相比较而言，选择语义负担繁重，读音分歧的“著”，不如选择语义单纯、读音单一的“在”。

栖霞方言的“待”和“着儿”均相当于普通话的“在”，他们并不存在新旧更替的关系，因为他们不是等义的两个虚词，而是意义上有差异，分布上互补的两个语言成分，分工使得这两个成分不至于形成竞争。

拙文《山东栖霞方言中表示处所/时间的介词》已经分析过，“待”和“着儿”的差异在于前者用于“非使然”的所处或所从，后者用于“使然”的所处或所从。这种差异的“基因”，应来自动词“待”的“存在”义和动词“着”的“放置”义。存在是一种静态，放置是一种动态。静态的“存在”与“客观上处于”，动态的“放置”与“有某种因素使处于”在语义上的相承关系，使得“待”、“着”两个演变系列各有自身的方向，它们在功能上虚化为介引，语义上虚化为“所处”(或“所从”)之后，仍保留着义近静态的“非使然”和义近动态的“使然”，是顺理成章的事。只有这样设想，才能解释这两个介词语义差异的成因，换一个角度看，它们的“非使然”“使然”之别，也印证了我们关于“待”来源于“存在”义动词，“着儿”来源于“放置”义动词的结论。

我们的设想还有广东汕头方言可作佐证。汕头话相当于普通话“在”的介词也分“非使然”和“使然”两套，“非使然”用“在”，“使然”用“放”(施其生 1996)。汕头的“在”读[to²⁵⁻³¹]，写“在”是用了训读，应是一个和栖霞的“待”同源的语素；而“放”翻译成栖霞话正好就是“着”。汕头方言表“非使然”的处所介词也是由“存在”义动词虚化而来，而表“使然”的处所介词同样由“放置”义动词虚化而来。

参考文献

- 陈泽平、李如龙. 2000. 〈介词·前言〉，《介词》。广州：暨南大学出版社。
范继淹. 1982. 〈论介词短语“在+处所”〉，《语言研究》1。
冯春田. 2003. 《近代汉语语法研究》。济南：山东教育出版社。
李倩. 1997. 〈宁夏中宁方言的虚词“着”〉，《语文研究》4。
李如龙、张双庆. 2000. 《介词》。广州：暨南大学出版社。

⁵ 福州方言、连城方言、温州方言、闽南方言(李如龙 张双庆 2000)、兰州方言、青海方言(徐丹 1995)、宁夏中宁方言(李倩 1997)及正定方言(宋文辉 2000)，限于篇幅，本文不详细举例。

- 刘翠香. 2004a. 〈山东栖霞方言中表示处所/时间的介词〉,《方言》2。
- 刘翠香. 2004b. 〈山东栖霞方言相当于普通话“了”的虚成分〉,《语文研究》2。
- 刘翠香. 2005. 〈山东栖霞方言虚成分研究〉, 中山大学博士论文。
- 刘丹青. 1996. 〈东南方言的体貌标记〉,《动词的体》。香港: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。
- 刘丹青. 2003. 《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》。北京: 商务印书馆。
- 马贝加. 2002. 《近代汉语介词》。北京: 中华书局。
- 施其生. 1996. 〈汕头方言表示“在”的介词〉,《中山大学学报》6。
- 施其生. 2006. 〈汉语方言里的“使然”与“非使然”〉,《中国语文》4。
- 宋文辉. 2000. 〈正定话的介词“着”〉,《中国语文》3。
- 孙锡信. 1992. 《汉语历史语法要略》。上海: 复旦大学出版社。
- 太田辰夫著, 蒋绍愚、徐昌华译. 1958/2003. 《中国语历史文法(修訂譯本)》。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- 徐丹. 1992. 〈汉语里的“在”与“著”〉,《中国语文》6。
- 徐丹. 1995. 〈从北京话“V着”与西北方言“V的”的平行现象看“的”的来源〉,《方言》4。
- 俞光中. 1987. 〈“V在NL”的分析及其来源献疑〉,《语文研究》3。
- 袁毓林. 2004. 《汉语语法研究的认知视野》。北京: 商务印书馆。
- 张赫. 2002. 《汉语介词词组词序的历史演变》。北京: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。

The Origin of the Preposition *zhuo er* in Qixia Dialect and Related Problems

Liu Cuixiang

Abstract *Zhe* was used as a preposition in pre-modern Chinese. The prevailing view among scholars is that *zhe* is developed from *zhuo*(meaning “adhering”); however, some scholars also assume that *zhe* comes from *zhe* as a verb meaning “placement.” *Zhe’r* in Qixia dialect is still a preposition and its present meaning comes from the verb *zhe*.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, *zai* and *zhe*, both of which show location, once shared the same semantic meaning and were replacing each other with different forms. However, *dai* and *zhe’r* in Qixia dialect are not replacing each other, although they both show location. *Dai* is employed in the position of, or following *fei shi ran* while *zhe’r* occupies the position of, or following *shi ran*. The “gene” of this distinction is obviousl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verb *dai* which means “existence” and the verb *zhe* which means “placement.”

Keywords preposition, adhering, existence and placement, replacing, parallel evolution